

五姐妹的女儿房

周宛润^{作品}

五妹的女儿房

周宛润^{作品}

一部感动百姓的新海派小说
已被改编成22集亲情电视剧《五妹》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妹妹的女儿房 / 周宛润著.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5

ISBN 7-5327-3700-4

I. 五...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5835 号

五妹妹的女儿房 周宛润 / 著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84,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100 册

ISBN 7-5327-3700-4/I·2101

定价: 18.00 元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

二十五岁那年,我在一家企业里做市场部经理,后来我辞职了。当别人询问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想写部小说,名字叫《五妹妹的女儿房》。”这种辞职理由非常奇怪,我很难再作解释。

一年以后,小说写完了;两年以后,我认识了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系的孙祖平老师,孙老师说:“把五妹妹的故事搬上荧屏吧,这件事情值得去做。”去年冬天,根据小说改编的22集亲情电视剧《五妹》拍摄完成;几乎同时,小说的删节版也发表在了《小说月报》的原创版上;到了今年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决定了单行本的出版;今天下午,她告诉我要写一个序,于是现在,我坐在了书桌前。

想起来,在过去的那几年里,不止有一个制片人和编辑对我表示吃惊:“《五妹妹的女儿房》是你写的吗?我以为作者起码该有四十

多岁了。”

我在心里想：也许是因为小说里的五妹妹该有四十多岁了吧？而她还是罗家五姐妹里最小的一个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百姓故事。主人公五妹妹花了半辈子努力所寻求的只是一个安定美好的栖身之所，然而这种努力寻求是一根坚韧有力的线索，贯穿起罗家五姐妹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相互交错的命运，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承载起了上海——这座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城市——长达半个世纪的变迁。

这是一个小人物为一个小理想进行卑微奋斗的故事，所叙述的并不是单纯的命运，而是这个小人物对于自己的命运的友情。她不仅仅知道自己是谁，能干什么，能有什么，也知道理解社会，知道爱和被爱，知道经过努力之后，自己会成为谁，还能再干什么，还能再有什么。她令我感动和钦佩，这种感动和钦佩令我离开职场生涯去进行写作。她和她的家人是那样地鲜明，以至于我不得不认为，是她们在告诉我，应该怎么去理解生活、怎么去理解写作、怎么去理解那种和命运相伴的深厚友谊……

这一切令我超越年龄，超越生活的直接经验。我深深地感谢她们，并且深深地，爱她们。

很多人告诉我，在《五妹妹的女儿房》里看到很多熟悉的人物的影子。对我亦是。

她们是我的外婆，我的母亲，我的姨妈，是生活中千千万万个为

了一个小理想进行卑微奋斗的美丽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自己。

周宛润 2005-3-25

目录

自序	—
----------	---

第一部

一·罗家姆妈	三
二·小精怪	一七
三·四个姐姐	三五
四·姐妹失和	四七

第二部

五·吴桂芳	五五
六·王革生	六六
七·相亲	七五
八·阴差阳错	九〇
九·婚礼	一〇八
一〇·各得其所	一二〇

第三部

一一·三姐出国	一二九
一二·安妮出世	一三五
一三·没福气的外婆	一五一
一四·烦恼的日子	一六〇

第四部

一五·安眠药事件	一七三
一六·分房	一九〇
一七·三姐回国	二一七

第五部

一八·辞职	二三三
一九·白领	二五五
二〇·找工作	二七五

二一・生记汽配店 二八六

第六部

二二・蓝印户口 二九七

二三・援藏 三〇四

二四・最后一夜睡地板 三一〇

第一部

一·罗家姆妈

五妹妹在娘肚子里一点点大的时候，罗家爸爸和罗家姆妈都认定她是一个男孩。

五妹妹的第一个姐姐出生在共和国诞生那年的冬天。

罗家爸爸二十岁以前受资本家父亲教导，二十岁以后跟着共产党走，掌握着人民的方向盘。所以他既了解“梅兰竹菊”四君子，也明白红色中国势不可当。

他高高兴兴地为第一个女儿起名叫罗红梅。

这为罗家后来一连串的女儿开了个头。

五妹妹的第二个姐姐出生在共和国两周岁的春天。

那一年罗家爸爸当上了一等运输兵，胸前别着大红花，在锣鼓喧天中从上海开拔跨过了鸭绿江。

罗家姆妈挺着肚子，抱着老大，泪眼婆娑中觉得丈夫比做新郎信

的时候还帅气。

当罗家爸爸征战归来，又在锣鼓喧天中从鸭绿江畔凯旋，罗家姆妈已经自作主张又很默契地为他们的第二个女儿报好了户口起好了名字：罗红兰。

五妹妹在娘肚子里慢慢长大的时候，每天都要受到来自罗家爸爸和四个姐姐的抚摸。

打败美帝国主义后，罗家爸爸光荣进京，为首长开车。

罗家本可以就此安家首都，可是罗家姆妈想念黄浦江，想念城隍庙，想念精致可口的玫瑰腐乳，在毛主席身边扎不下根。罗家爸爸只好沮丧地送妻小返沪，然后每年探亲两个月。

在生老二的时候，罗家姆妈尝够了男人不在身边生小孩的苦头，所以后来的好几年里都一直小心翼翼地没有再怀上孩子。

六〇年，罗家爸爸复员回地方了。组织上要解决他的工作住房问题。

工作容易安排，这么优秀的司机兵继续在市建筑队里搞运输。至于住房就有点听天由命的味道了。

早在解放初，罗家爸爸的那个资本家父亲就拣了一个晴晴朗朗的天气，干干净净地梳好了老板头，在花园的藤架上套了一个环，把自己和自己住了大半辈子的花园洋房一道客客气气地还给劳动人民了。

罗家爸爸从此不愿再踏进那幢房子一步，更别提要组织上拨出两间房来让他们一家人继续住在里头了。直到那幢房子门口挂出区教育局的牌子，罗家爸爸看见许多意气风发的人民教师在里面进进出出忙这忙那，他这才觉得以前的一切噩梦终于是“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了。

从部队里回来，罗家就照组织上的安排搬进了南市的一套石库门房子。

据说房东原来是一个姓李的小业主，解放以后，他的儿子一家依然能住在里头。但是只留下二楼朝南的一间厢房和朝东的一间过街楼。罗家就住在三楼朝南一个十四平方米的房间和楼梯转角的一个亭子间。其余的客堂间、灶间、晒台、天井，还有底楼的那个抽水马桶都是公用的了。

罗家姆妈在一个太阳光很好的下午去看了新家。

从大马路走进，是一条石头铺就的台格路，那个时候上海有许多条马路都是这样的。一路上有许多条弄堂。罗家居住的那条弄堂看上去非常干净，名叫药局弄。房子原是水泥红砖造的，年深岁久，那种红看上去就有点儿发涩，沾着锈斑的水落管子像爬山虎一样附在房子外面。推开吱吱作响的黑漆铁门，就是一个很浅的天井。天井上面的一部分用油毛毡做了一个屋顶，屋顶外面搭了一个丝瓜架子，下面有两个破痰盂种了一些葱和太阳花，正是春天的下午，太阳晒过来就有了一点绿油油的意思。墙边都长着很深的青苔，一只小

油葫芦慢慢爬过去，淡淡的阳光里就可以看见一条很长的油亮的丝延伸开来。

客堂间也很浅，铺着老式的墨绿的菱形地砖，墙是白粉刷的，到了梅雨天，地上会汪出潮气来，墙上会泛出黄颜色的痕迹。因为改为公用部位了，房东在客堂间里只放了一张红木的八仙桌用来吃饭。

楼梯下是个三角形的小屋子，很黑，里面是一只抽水马桶。楼梯上转角的地方，就是分给罗家的亭子间。罗家姆妈听说过许多人都住在亭子间，她只是想把杂物堆放在这儿让三楼的房间整洁一点就行了。

三楼的房间朝南，铺着地板，把四扇窗子全打开后，风就在房间里流过来流过去。从窗口看出去，一大片红的黑的灰的屋顶在眼前蔓延开来，对过人家在晒台上养了一群鸽子，鸽子咕咕地叫着在一大片的屋顶上盘旋着，这个窗外倒像是一个海。

房间不大，却有一个很小的盥洗室。这让罗家姆妈很满意。

这套有抽水马桶和罐装煤气是老式石库门房子，也差不多让罗家姆妈忘掉资本家公公的花园洋房了。

安顿好了家，罗家姆妈也就不设防地和罗家爸爸亲热着，于是一年就怀上一个孩子。

在罗红梅十三岁，罗红兰十一岁、罗红竹两岁、罗红菊一岁的时候，罗家姆妈的肚子又大了。

罗家爸爸看着梅兰竹菊四个女儿，充满信心地摸着罗家姆妈的

肚子：“好啦，该是个儿子啦！”

五妹妹在娘肚子里快要生出来的时候，罗家爸爸就不能再摸罗家姆妈的肚子了。

罗家爸爸在北京为首长开车，横贯直通、气势磅礴，哪里受得了上海马路的拥挤堵塞、七拐八弯，罗家姆妈每天早上看他去出车都要提着一份心。

在一个上海冬天常见的雾茫茫的早晨，罗家爸爸想都来不及想就把一卡车的沙子开到了马克思面前，继续声讨他的资本家父亲去了。

罗家姆妈整个人就是木木的。该烧饭了就去淘米，该洗衣服了就拧开水龙头，该喂孩子了就把孩子抱到膝盖上。

组织上出面安排了简朴的追悼会，鲜艳的党旗盖在了五个孩子的父亲身上。四个女儿围着嚶嚶地哭，只有五妹妹在娘肚子里毫无动静。

房东李家伯伯从头到尾都没看见罗家姆妈掉一滴眼泪，就跟老婆讲，出这么大的事儿不哭出来，那就要成疯子了。

于是过了头七，李师母就捂着鼻子，踏进三楼的罗家。她还没开口说话呢，就看见罗家姆妈头上别着一朵褪了颜色的大红花，眼睛发亮地迎过来：“啊呀，罗义天！你比做新郎官的时候还神气呢！”

李师母掉头就走，对老公说，七魂已去六魄，六神已经丧主，一个

疯子了，油菜花快开了。李师母懂一点儿“玄学”，其实无非是算命啦、看相啦、求卜啦等等妇人老了以后都会摆弄的玩意儿。

李家伯伯瞪了她一眼：“这哪成！五个孩子怎么办！”说完就往楼上冲。

罗家姆妈见了他，笑容盛放：“义天！义天！我在上海生了老二啦！”忽而又哭起来：“你打仗去啦，我一个人生孩子多苦啊！肚子痛的时候又没有人送……”

李家伯伯情非得以，抡圆了胳膊照准了就是一个巴掌：“我是李家生！你的老公罗义天死啦！罗义天开车撞死啦！他没有了……”李家伯伯懂一点儿“医学”，其实也就限于“范进中举”之类的偏方。

也许在这个时候，五妹妹明白了她出生以前的不幸。她在娘胎里甩胳膊踹腿地开始哀悼她的父亲，巨大的突如其来的疼痛使罗家姆妈从疯狂的边缘清醒过来，在那个悲惨而又值得庆幸的刹那间眼泪和着鼻子血一起流了下来。

五妹妹就这样地离开了母亲温暖的堡垒，在日后的平常岁月里成为母亲最贴心的小棉背心。

生下了五妹妹，罗家姆妈也就接受了寡居生活，她每天五点半就起身，来不及洗脸刷牙梳头，手里就捏着隔天夜里理出来的肉票蛋票豆制品票去菜场买菜。

罗家姆妈孤身作战，往往排完了长长的豆腐队之后，那个肉队就

只有零星几个人买一点零星的肉屑了，用来占位子的砖头也不知被人踢到哪儿去了。

肉摊子后面总是站着一个重心极稳的胖女人，挂一条皮围裙操刀主宰着每户人家饭桌上那点可怜的荤腥。人们都叫她蹄髈嫂嫂，罗家姆妈想：管一个女人叫蹄髈简直是侮辱。这个蹄髈嫂嫂一刀下去，买的人是没什么话好说的，扔进你篮子的是什么肉就是什么肉，所以这个又油又腥、又光又滑、头发上总是沾着一点肉皮子的胖女人是大家需要积极讨好的对象，就像那个年头里各种各样的服务员营业员售票员等等以销售末端的形式操控一点点物质权力的人一样，这个蹄髈嫂嫂是很吃香的。

罗家姆妈脸生，也不大会说话，在她面前排一个早队其实也没什么用，所以经常得到的是一块骨头上连着一点摇摇欲坠的肉。罗家六口人就常常喝黄豆炖的肉汤，运气好的时候，罗家姆妈居然会买到一根完整的大龙骨，可以用来炖整整一个月的汤依然肉香四溢。几个孩子喝得咻溜咻溜的，罗家姆妈就笑嘻嘻地鼓励她们也鼓励自己：“香不香啊，味道全在汤里！营养也在汤里！喝吧喝吧，这真比蹄髈还好呢！”

六点半买完菜回来，罗家姆妈就要把老大老二给捣鼓起来。老大老二洗刷完毕之后，就把老三老四捣鼓起来，各自带着妹妹洗刷完毕。然后罗家姆妈就叫她们到客堂间里吃早饭。吃的当然是泡饭，就的当然也是玫瑰腐乳，再加上一点隔天夜里剩下的小菜。罗家姆